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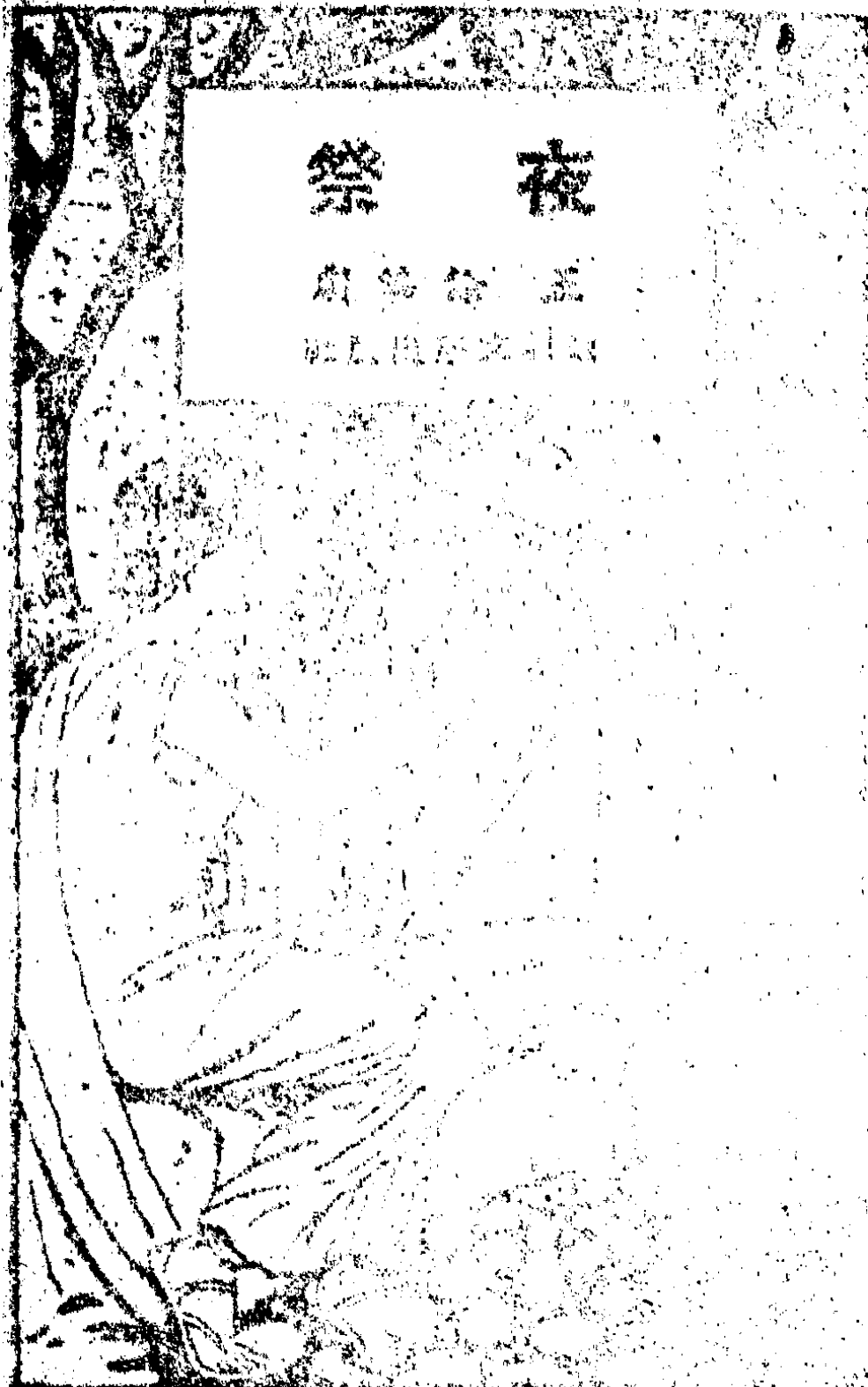
重刊先車之圖
王餘編

祭酒

王餘編劇

祭夜

蘇曼殊著
上海北新書局



三幕五場有序幕尾聲歌劇

。保留著作權。上演權。

裝
幀
：
陳
鴻

目次表：

• 序 幕 •

夜祭之歌

..... 一

• 第一幕 •

血染了草原

..... 九

• 第二幕 •

第一場——翁溪山前夜歡會

..... 二八

第二場——小廟之夜

..... 四五

• 第三幕 •

第一場——飲泣在野兔河

..... 六五

第二場——生之戀歌

..... 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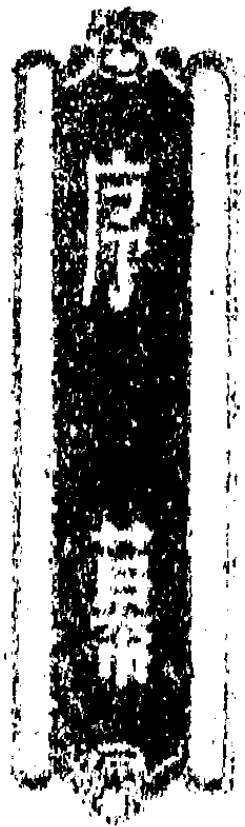
• 尾 聲 •

罪惡的懲罰

..... 八七

• 後 記 • 刊 誤 表 •

..... 九五



人物表

飛紅巾——承繼父業的女英雄，是一位強壯的少女。

巴龍——飛紅巾的看護者。

匹亞亞朵——飛紅巾的母親。

老者——烏蘭察布盟總部的負責人。

羣衆若干——烏蘭察布盟及飛紅巾所統率的部屬。

格魯奇——飛紅巾父親的仇人。

哈的慮——巴音歌手，眉宇清秀的青年男子，格魯奇的部屬。

惡漢甲、乙、丙、丁……。

巴格——驕悍的青年牧人。

卡娜亞——健美的少女。

青年男女牧人若干

老牧人數人

· 夜祭之歌 ·

烏蘭不浪之夜。

一座極其古老極其巍偉的神宮，神宮四週殘缺的高牆上爬滿了雜草和小樹，高牆外是一圍古老萎天的柏樹株。

神階中央站着烏蘭察布盟總部的負責人，那是一個身材魁梧的蓄着垂及胸部的五絡銀鬚的老者。四週圍着烏蘭察布盟那些有着最倔強靈魂的中年漢子們。五絡銀鬚的老者，是唐爾生前的把弟兄。他激烈的，沉重的，像吼獅般的聲音，在衆人面前責備即將解來的飛紅巾。

唐爾生前的助手巴龍，現在以繼承唐爾英雄的身份及飛紅巾的看護者，在階前宣佈飛紅巾的過失。他要以忠誠於唐爾的囑託來嚴厲的懲罰飛紅巾了。是的，沒有巴龍烏蘭察布盟早就會喪失在飛紅巾的手裏。沒有巴龍，蓋世盛名及俠義行風的唐爾，就不會永垂在人心上了。

暮起：總部的衆人，早就在神階地方等候叛徒了。

牠們都帶着憤恨及強烈的吼聲，期待時間到來的時候就可以懲罰飛紅巾及哈

的處。

衆：唐爾，草原的英雄。

唐爾，草原的英雄。

爲我們的土地流血，

爲我們的羊羣牛羣犧牲！

千萬方公里的草原，

慘遭敵人的馬蹄踐踏。

千百萬人的眼淚，

匯成了哈爾紅河的巨流。

巴龍：你們看，

你們看，

唐爾的包前插上了敵人的匕首。

衆：我們騎馬去戰鬥，

我們騎馬去戰鬥。

巴龍：你們看，

你們看，

飛紅巾在翁滾山下忘了父仇。

羣衆：我們騎馬去報仇，

我們騎馬去報仇。

巴龍：啊！

我們的老雄啊！

却在日寇偷襲百靈廟後，

同可愛的戰馬一齊犧牲在哈爾紅河口。

羣衆：（悲哀的吼着）

伊嗚啊！伊嗚啊！

老者：（沉痛的誦着）

止住你們的悲哀，

止住你們的悲哀，

不要用眼淚匯集成狂流，

釀一時的災害。

巴龍，

阿頓卜草原的英雄。

過去的不再唱，

祇要是烏蘭不浪的弟兄，

記住匹亞亞朵怎樣的慘死！

老英雄怎樣的倒下戰馬！

弟兄們，

不要忘記，

唐爾率領幾十部屬，

在無邊的草原上，

我們變成了馬寇。

淪落！

淪落！

我們二十年沒有光榮的歌聲，
就不敢用戰敗者的馬蹄去羞辱故鄉的墳墓。
故鄉的墳墓，
與蓋世盛名的唐爾一樣高貴。
戰敗者的歌聲，
同俠義的唐爾一樣永存。

巴龍，

我們草原上的英雄。

你講吧，

像光的速度一樣快，

飛紅巾如何背叛？

巴音的歌手如何誘人。

時間不早了，

太陽的金光就快入土！

巴 龍：唐爾，

烏蘭察布盟創世的老英雄，

今晚烏蘭不浪的夜祭，

不會有更多的凶惡麼？

（肯定的，希望的，憤怒的。）

那嗎，

點燃熊熊的火把！

點燃熊熊的火把！

讓黑夜披起星光，

審問叛徒的罪過。

羣 衆：點燃了熊熊的火，

點燃了熊熊的火。

（衆勇士皆手執鮮紅的火炬）

巴 龍：烏蘭察布盟的好兄弟，

請聽我說，

飛紅巾是這樣作錯：
以致
犧牲了幾百頭驕健的馬，
五百多個善戰的好勇士。

（熱烈的歌舞着。階前的火炬構成一幅美好的圖案，將遠遠的天際映紅了。）

羣衆：巴龍，

我們草原上的英雄。
今晚是勝利的夜祭，
阿卜頓草原，
靜靜的野兔河，
岡克里，
那博圖，

哈爾紅河。

讓所有曾經留過光榮的足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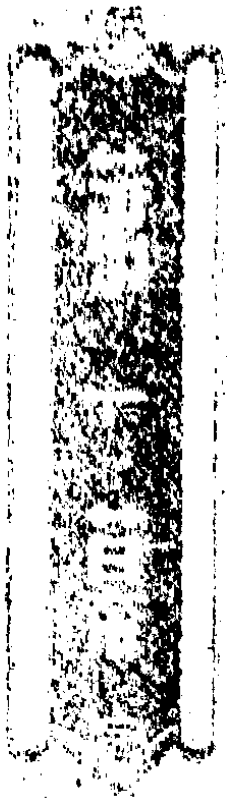
齊唱我們蒙古人所唱過的蒙古牧歌，

齊唱我們蒙古人所唱過的蒙古牧歌。

伊嗚啊！

伊嗚啊！

• 幕落，緊接間奏樂 •



· 血染了草原 ·

烏爾察布盟極西端的阿卜頓草原。

一個可怖的日子，深秋。

幕起：是一片清悠的草原，一塊遠無邊際的大沙漠。

接近深秋的季節，微弱的太陽光將被地平線吞沒的時候。

左邊是一座蒙古包，三五人在包前談着天，唱着他們的情歌。

一個驃悍的牧人唱着，另幾個驃悍的牧人也隨着唱着。

青年牧人：有位妙齡女，

起誓不嫁我。

趕着那牛羣羊羣，

叮叮噹噹的。

回到清流的野兔河。

不知那一天，

她的郎哥被殺了，
從此，她不見了，
唉，妙齡女。

（塵中拍掌叫好，一位青年像捉迷藏似的追逐一位牧女，央求她跳舞。）

巴格：（驕悍的青年）卡娜亞，卡娜亞，妳給我跳個舞吧！

衆人：（哈哈大笑）卡娜亞，跳個草原舞吧？

巴格：（用手拉她幾下）唉！卡娜亞，卡娜亞，妳不是會跳草原舞？我們草原上誰不喜歡大姑娘跳跳草原舞哪！

衆人：跳喂！跳喂！

卡娜亞：（很會賣弄風情的樣子）我不跳，我不跳。巴格叫我跳，我就不跳。

巴格：卡娜亞，要是我們的唐爾英雄來哪，妳也會不跳麼？

卡娜亞：我也不跳的。「呵多」，我的老伯伯，請允許我趕羊回家啦？（向多鬍子

的老牧人問安，「阿多」就是問安的意思。）

老牧人：巴格，姑娘兒們不肯跳，也就不強迫她跳呀。

巴格：卡娜亞，我看在妳那一羣可憐的羊兒身上，饒妳一次吧。

卡娜亞：（向巴格問安告別）「阿多」？

巴格：「呵多」。怎麼就走了嗎？

老牧人：卡娜亞，妳要是肯留一會，聽聽我再給妳們講草原上那一次格魯奇與唐爾交戰的故事，我很是高興的呀。

衆人：謝謝老伯伯。卡娜亞……

卡娜亞：好的。我留下，我想我的羊兒也高興聽這些故事的呀。

衆人：哈，哈……（一種有趣的笑聲）

老牧人：「草原自古多英雄」（隨着自己的情緒唱出了這一句）我們蒙古人從來多耐勞苦，草原遼闊，風土俱乾枯。

巴格：老伯伯，「阿努」不是說，蒙古像一匹馬麼？（「阿努」係尊稱）

老牧人：蒙古是像一匹不羈的馬，比在沙漠上的一匹野馬更自由。我們蒙古人生來就是馬上的英雄。從前阿卜頓盟主格魯奇是馬上的英雄，唐爾是馬上的英

雄。就有那麼一次烏爾察布盟的大英雄們會武在這個地方，這個阿卜頓不幸的地方，曾經犧牲了多少英雄豪傑。

巴格：老伯伯，這些大英雄是不是像個太陽一樣？黎明時，太陽從地上爬起，待柔藍的天幕上貼上了星光，太陽不是又從地上滾下去了嗎？

老牧人：是的，英雄同太陽一樣。

卡娜亞：老伯伯，唐爾英雄是怎樣打敗格魯奇的呢？

老牧人：（十分驚恐的樣子向四方探望）噓！孩子，卡娜亞，說話當心點。這幾年雖然格魯奇含恨隱沒了，但是，要如果來時，比疾風還快。讓你的眼睛還沒有瞧着，也許他的槍聲響了，待你還沒有來得急回過頭，他就已經站在你們的身邊了。

（所有的人聽了之後，甚為神奇之際，不是英雄來了，而是一大羣牛羊的鈴聲，同牧人的吆喝聲；他們趕着那一羣牛羊回家的。從東邊走過西邊。慌張的情緒，一會兒也就平靜了。）

（一片更輕悠的鈴聲，吹鳴聲點綴着這草原。）

老牧人：（半響）點綴於草原上的那些優雅的鈴聲，牧人的吹鳴聲，時時也加添了一份的恐怖。

卡娜亞：老伯伯，昨兒天爸爸向我講故事，怎麼又說格魯奇自從戰敗唐爾之後，格魯奇便含憤終生的悄悄死了呢？

老牧人：英雄那裏那麼於一次戰敗之後，就肯輕輕的死了呢？真正人類的英雄是不會死的。縱是他死了，但是那成千萬愛戴英雄的羣衆是不會死的。

巴格：格魯奇是英雄嗎？唐爾不是英雄嗎？「阿努」……

老牧人：巴格，不對。格魯奇是英雄，唐爾也是英雄。格魯奇是愛戴他的羣衆的英雄，唐爾是我們所愛戴的英雄。我們善良的牧人，我們當然愛唐爾。格魯奇是那些陰謀家所愛的。所以，那一次，唐爾以三槍擊敗了格魯奇，便悄悄的隱沒了。

巴格：可不是，愛唐爾的羣衆都是一些沒有家畜的勞苦者。

（又是一羣鈴聲，殘酷的喝叱聲。）

老牧人：你們聽吧，那遠遠的一羣鈴聲，那殘酷的吆喝聲，都是格魯奇的部屬。他們那一羣牛羊都是從你們的家裏搶過去的。七八年前，格魯奇的時代，我們阿卜頓地方的人是沒有快樂的。整天遭逢格魯奇惡士們的鞭撻！那時候的人，沒有自由，連愛情的孩子們也沒有對情人笑過。

（一羣羣鈴聲，吆喝聲，聲音漸大。太陽就要入土了。）

老牧人：孩子們，太陽將西沉了，草原上的晚風不是在颯颯的激響了嗎？是不是要回家了呢？

（幾個牧人向老牧人說「再見，阿多」。）

巴格：夜了，星子也閃着眼了。明天見，阿多。（慢慢地走近卡娜亞身邊）卡娜亞，卡娜亞，明天太陽出來時，我們再唱歌，我們再叫你跳草原舞啦。「阿多」。（下）

（除卡娜亞，老牧人外，他們一個個溜走了。遠遠的鈴聲同「阿多」混成一片。）

老牧人：卡娜亞，快回去了。你那可憐的一羣羊兒呢？

卡娜亞：姐姐早趕着牠遠去了。

老牧人：快回去吧，夜了。夜全來的時候，格魯奇的惡士又要出來打擾我們的。當心點，別再貪戀那愛情的野兔河。

卡娜亞：「阿多」。（下）

老牧人：「阿多」。（慈祥地望她遠去）

（老牧人回頭舒展的笑着，又一面收拾地上的一些什具。）

（鈴聲已聽不清了，草原的晚風正唱着一支颯颯的歌。）

（由遠而近的女人的歌聲。）

匹亞亞朵：清清的晚風吹我身

像鬼吟般的

細條的草兒唱着夜歌。

恐怖的夜又到了。

丈夫

你爲何還不回來呀。

(感懷的老牧人獨自歌唱。)

(匹亞亞朵出場後便靜靜地佇望着。)

老牧人：這女人的聲音，

唱些什麼？

該不會在豐美的草原上，

今夜突降臨災禍。

颯颯的晚風，

吹動我，

老牧人也唱了這支夜鶯的歌。

（遠遠的叫聲「匹亞亞朵」，老牧人一驚，回頭看見了匹亞亞朵。）

老牧人：匹亞亞朵。「阿多」。

匹亞亞朵：「阿多」。老伯伯，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唱歌。

老牧人：（輕輕的笑）我同一羣孩子在這兒講英雄的故事，夜了，他們已經回去了。

（遠遠的又有人叫「匹亞亞朵」。）

老牧人：怎麼，是我們的英雄回來啦？

匹亞亞朵：這不是的呀？又是誰在叫呢？（半響又有人叫着）老伯伯，「阿努」回去吧，恐有不祥的災禍，「阿多」。

老牧人：（不肯走的樣子）

匹亞亞朵：「阿努」……「匹亞亞朵」之聲接連不斷的叫着）

老牧人：好。（遲疑的終究走了）「阿多」。（下）

（匹亞亞朵急急回到包內，一匹亞亞朵」叫聲漸近，音樂大作。）

（一陣馬蹄聲，「匹亞亞朵」的叫聲已經到了包前。）

（一陣風，格魯奇帶了他的幾個部屬來了。）

格魯奇：（簡直沒有英雄的氣質，說話舉動也沒有一點人性的。瘋狂的發出了可怖的笑聲。）哈哈……這是到了嗎？

亞漢甲：到了，（嚴厲的）「匹亞亞朵」。

（一陣可怖的風聲，猙獰的笑，幾乎驚動了天地。）

格魯奇：（猙獰的笑）好哇。哈……哈。八年了，格魯奇已經消沉八年了哇！（飛奔似的穿入包內。）

（甲乙二個惡漢隨後入內。）

惡漢丙：聽說唐爾已經到海牙也瑪圖會長那裏去了？

惡漢丁：要不唐爾離開了包，我們怎麼敢來呢。

惡漢丙：小心，提防唐爾的瓦步六槍從你後頭打進去呀。

（包內一股狂笑聲，掙扎聲。）

惡漢丁：怎麼？捉住了。

（格魯奇提着腥紅的亮刀，拖着受傷的匹亞亞朶從包內出來，惡漢乙隨後出。）

格魯奇：（狂笑）哈……哈。

匹亞亞朶：（慘痛的掙扎）

惱恨的格魯奇，

人賊！

你殺我嗎？

你敢殺害唐爾的老婆嗎？

格魯奇：呵！（延長這個可怕的聲音）

八年了

記得你們的仇恨，

像火山崩裂，

我那裏能忍！

昨天！

你用三槍擊斃了我的馬呀，
格魯奇敗北走天涯！

今天，

殺死你，

有什麼懼怕。

匹亞亞朵：你嗎？

縱算給你們強盜打殺，

唐爾肯饒你嗎？

放下，

放下，

血腥的屠刀放下！

羣衆：（不出場，即合唱團。）

看看羣衆的威力多大，

看看羣衆的威力多大。

格魯奇天賊，

你敢動刀砍殺。

格魯奇：（用腳踢倒匹亞亞朵，執起亮刀，嘯刺入她胸。）

送妳去吧，

送妳去吧！

羣衆：格魯奇天賊，

羣衆向你懲罰，

羣衆向你索價。

匹亞亞朵：（慘絕的，淒厲的拚扎聲。）

啊！

人類的魔鬼，

讓人的真理責罰。

羣衆：我們不饒他！

我們不饒他！

匹亞亞朵：（嘶啞的絕命聲）

啊！

人類的魔鬼，
讓人的真理責罰。

羣衆：安眠吧，
安眠吧！

（格魯奇滿身是血，仰天狂笑。）

（包內的嬰孩哭聲，惡漢甲抱着孩子從包內走出來。）

（格魯奇仔細看了一眼，無忌憚的笑着，給小孩拍的一個巴掌。）

格魯奇：塗他一臉的血，
把小雜種，
向天空拋下。
遠遠的，

向天空拋下。

（惡漢甲也無忌憚的笑着，抱起小孩向包後下。）

（小孩被拋在地上的慘叫聲，惡漢得意的笑聲。）

（不斷的風呼嘯着。）

羣衆：什麼聲音在叫？

莫不是神的靈魂在號啕。

（隨着一陣無忌憚的笑聲，格魯奇率了部屬騎馬去了。留着一片廢棄的草原的世界。）

（老牧人靜悄悄的捧着未死的小孩，善心的爲唐爾斯騰。裹着那小孩

的是一件血淋的外衣，發射着鮮紅的光采。）

老牧人：草原不是一片寧靜的世界，

草原不是一片寧靜的世界。

藍優優的天幕，

閃灼着腥紅的光采。

嫩綠的草兒無辜遭害，

出生的孩子無辜遭害。

敬愛的唐爾哪，

快快回來。

（老牧人唱着，舞台後面的羣衆伴唱。）

唐爾

快快回來，

快快回來。
血染的小英雄，
幸免死害。

但是，

我們要自由，
要我們人民的新世界。

一匹馬，

一支槍，

飛奔在草原，

跨過池沼，

踏過山塞。

在草原上，

要人與人相愛。

有這一塊潔淨的土地，

第一卷

敬愛的唐爾，
快快回來，
快快回來。

• 幕急落，禁止。

第一場——翁滾山前夜歡會。

十幾年以後。

大青山主峯翁滾山下。

晚春時候。

幕起：是在月夜初昇，翁滾山像蓋上一層銀霜。這是飛紅巾繼父親遺志率部隊行軍至此的時候。所以，時時有一羣嘈雜聲。

在一堆篝火面前，開過夜歡會以後。故好像山脚映着紅色的餘火。台前有二個行軍的帳幕，一個向面。

巴龍一個人從夜歡會處回來，站在幕前。

夜歡會中哈的盧的歌聲。夾着另一羣歌聲。

羣衆：夜歡吧！夜歡。

哈的盧：在銀色的翁滾山前。

羣衆：夜歡吧！夜歡。

哈的盧：歡樂的篝火映紅山。

羣衆：遙遠的行軍，度過了無限堅險。

崎嶇的道路，踏過崎嶇的青山。

哈的盧：夜歡吧！夜歡。

羣衆：夜歡吧！夜歡。

哈的盧：我們歡騰着笑顏，

我們高歌着

幸福投向天邊，

快樂投向天邊。

永遠地夜歡，

永遠地夜歡。

巴爾：就沒有過永遠的歡笑，就沒有過永遠的歡笑麼？飛紅山長大十九年了，磨爾的英名也就被埋沒了十九年。日子拉得越快呀，生命顯得越是悲哀，光榮顯得越是悲哀。今天有五百多匹驍健的馬，五百多位善戰的勇士，明天

便隨着光榮的歌聲開往布魯圖去。未必這種光榮的戰績，不就是災害麼？！哈的盧從格魯奇那裏來，飛紅巾迷上哈的盧，將她帶到格魯奇那裏去！我們以生命換來的光榮，不是完了麼？！

（哈的盧從遠遠而來，他已聽清楚了巴龍的話。哈的盧是一個眉宇清秀的青年男子，頭髮是烏金色的，腰間掛着胡笳。）

哈的盧：巴龍參謀長，怎麼一個人離開夜歡會？這五天到大青山叢中行軍倦了嗎？

巴龍：不，巴音的歌手。

哈的盧：（遲疑）怎麼？參謀長，您說明天一清早開走翁滾山，到……布魯圖幹什麼呢？

巴龍：（失驚）你說什麼？

哈的盧：您說明天，……噢！參謀長，您的眼睛怎麼老釘住我？

巴龍：問我？（更有力的釘住他）

哈的盧：是的，參謀長。

巴 龍：（迫近他）我先問你，這消息從那兒來的？

哈的盧：我不知道，這是從……

（飛紅巾找尋哈的盧而來了。後面有幾個弟兄，都是穿着行進的軍裝。飛紅巾是一個強壯的少女，唐爾烈後，她就在不幸的環境中生長起來，現在她率領這個部隊。飛紅巾頭上纏着鮮艷的紅頭巾，穿着一件多鈕扣的獵衣，下裝着馬褲，褲的左右兩袋插有手槍，腳上是一雙美麗的蒙古高雕靴。）

飛紅巾：啊嗚哦——。哈的盧。（遠遠的聲音，高朗的聲音。）

（隨着飛紅巾的聲音，有數名騎士隨同她來了。）

騎士：嗚嗚，

嗚嗚。

行到了翁滾山脚，
大青山的草叢，
騎馬走過。

月夜，

飛紅巾帶了我們，
到銀色的地上，
燒起了一堆篝火。

歡迎起舞，

歡迎起舞。

歡迎唱歌，

歡迎唱歌。

請允許我們留下，
不再開往野兔河。

飛紅巾：開去做什麼，
你們盡歡呀。

騎士：起舞，唱歌。
飛紅巾：吹吧！舞吧！

這裏，

月夜是美的，
銀的世界是美的，
還有烏金的長髮也是美的。
心與心相愛，

比烏蘭花更美麗。

巴龍：美的花上有刺，

美的草兒會不長。

美的夜空，

有夜鶯在啼喚。

美的泉水，

撒着相思淚，

在風塵中飛揚。

(不稱心的離去)

飛紅巾：巴龍，

巴龍。

騎士：參謀，

參謀。

哈的盧：算了吧，

這人太無用。

不懂愛情，

虧他在俄羅斯學參謀。

飛紅巾：哈的盧，

他爲什麼，

輕輕地走了嗎？

不愛這翁滾山下，

我們篝火面前的夜歡嗎？

哈的盧：讓他去吧，

去吧。

騎士：英雄，

英雄。

請歌手吹吹胡笳，

跳跳舞，

彈弄琵琶。

飛紅巾：唱呀，

唱呀，

我愛聽你的歌聲，

愛聽你的胡笳琵琶。

那怕是一支小小的；

夜曲，

也比微微的晚 吹得妍。

哈的盧：坐吧，

聽吧。

在銀色的夜空下，
有這樣的故事，
一支無聲的琵琶。

（隨着哈的盧的歌聲，舞步，其餘的部屬伴舞。祇飛經巾一人，時時垂下眼簾。）

（一邊彈着熟練的琵琶，一邊唱着柔情的歌聲。）

小小的夜鶯，
出生不幸。
夜夜，
止不住芳心，
一縷縷飄渺的情思不定。

（哈的盧舞至飛紅巾面前，飛紅巾真動了情意。）

司令，

司令，

妳看見過憂鬱的阿琪姑娘麼？

她的戀人遠去烏蘭花。

騎士：（以手擊拍伴唱）

司令，

司令，

看見過阿琪姑娘麼？

那失了歡心的阿琪姑娘麼？

哈的盧：司令，

司令，

我們的司令飛紅巾。

聽聽草原的晚風吹得緊，
靜靜的翁滾山，
在月夜像海樣的迷人。

（燈光突暗，台上四散。一時，明靜的夜空，飛紅巾獨自從月光投射的帳營裏出走，那光榮的戎刀時時發着寒光，令她更深沉的嘆息。）

飛紅巾：小小的夜鶯，
把我來催醒，
她像銀色夜海，
一隻孤獨的海鷗，
舞波弄影。
寂寞的心胸，
像團焰火，
火熄滅了

殘留一些兒灰燼，
緣何我有癡情的幻想；
皎潔的月夜呀，
像風在號，
像海在吟。

(情緒漸轉)

可恨的戎馬生活，
剝去我青春，
陷入了迷離的漩窩。
看那冰凍的戎刀，
在雪白的亮光中，
閃灼着冷寒的亮光。
枯澀的戎馬生活，

儘把我折磨。

(悠悠的胡笳聲，飛紅巾更感沉醉了。)

啊！——吹！

那裏吹來的胡笳聲，

連心坎的話，

都一句句吹給我聽。

祈禱父親的亡靈，

請恕我，

這要是一個年少的吹笳人，

女兒的心多高興。

多年的憂傷，

會爲年少的吹笳人減輕。

啊！——吹！

那裏吹來的胡笳聲，
這要是年少的吹笳人，
他心是我心。

（哈的盧突然出現，飛紅巾驚喜。）

啊！

哈的盧，

是你吹的胡笳聲？

（飛紅巾奔舞向前）

哈的盧：（安靜地回答）

呵，

是我吹的胡笳聲，

飛紅巾，

我的司令。

飛紅巾：（不自覺的唱出）

年少的吹簫人，

你心是我心。

哈的盧：飛紅巾。

飛紅巾：哈的盧。

哈的盧：我的司令。

飛紅巾：我的年少吹簫人。

哈的盧：愛惜你的身子呵。

飛紅巾：我要找尋他的心。

哈的盧：你不怕夜露冷人麼？

飛紅巾：我要找尋他的心。

哈的盧：飛紅巾，

我的司令，

聽巴音的歌手，

唱一曲，

爲妳解悶。

飛紅巾：好的歌子願聽，

只要能使他心變我心，

年少的吹笛人。

飛紅巾：哈的盧：吹，吹，

美妙的聲音，

盡性陶醉。

塞外的草原，

瞧不見陽花枯萎，

聽不到楓葉拆碎。

春天是我們的春天，

秋聲的憔悴不會歸回。

吹！吹！
美妙的聲音，
盡性陶醉。
讓我們及時享受，
人生能相溫幾回。
縱有行軍，
縱有敵追，
勿須理會，
吹，吹。

• 幕 落 •

第二場——小廟之夜。

四子部落旗河北的小廟門前。

石砌的小廟，冷清的原野，無聲的悲感。

陰森森的夜。

幕起：戰敗者的心情，啞啞無音。所剩下的三個人，在時時憶及那犧牲的一百多個善戰的部屬。

哈的盧獨坐在廟門前的石階上，嘴含着一根馬鬃草，作苦思狀。時而悲歌，時而用一支筆在一本冊子上畫着，這是他爲犧牲的一百多個都屬寫着哀悼的歌詞。

巴龍同飛紅巾都因戰敗的疲勞，在廟裏和衣入睡了。但巴龍却是有心思的在注視哈的盧。

最能感人的音樂在敘述最悲慘的一幕。

哈的盧：（不語，用筆寫着什麼。）

飛紅巾：（不能入睡，起身。沉重的步子，走到哈的盧的背後，不語。）
巴龍：（別有心思地，偷偷仰身觀察。）

（命運的音樂激響，純真的感慨。哈的盧伸起雙手，仰天吁嘆。）

哈的盧：呵！

善戰的弟兄，
壯健的馬匹，
在死寂的夜，
深綠的原野上哭泣。

（飛紅巾走開了，依然趙回原處。）

（哈的盧趁飛紅巾走開後，却在偷偷的寫什麼。巴龍稍為仰身的津潤
哈的盧。）

（誰家失掉的馬在嘶鳴，這正是「午夜嘯糟」，告訴這已是午夜嘯糟辰。）

（哈的盧不安定的停下來，又再唱哀悼的詩。）

哈的盧：呵，

善戰的弟兄，
壯健的馬匹，
在死寂的夜，
深綠的原野上哭泣。

（他們三人所帶着的馬匹，在廟側也開始嘯糟了。）

（飛紅巾，巴龍不能入睡。索性爬起身站着。）

哈的盧：親親的戰士，

你別哭泣吧。

颯颯的西風，

不也在爲你們哭泣麼？

驕健的馬，

不要作恐怖的嘶鳴。

祇有，

我們的感情，

離開數百個心，

感覺孤零。

以最大的悲哀，

憑弔英靈。

告訴你們，
告訴你們。
換來歷史的光榮，
是多少英雄的犧牲。

從前，
我們的主人，
唐爾老司令。
在阿卜頓草原，
擁有千百萬正義的人羣。
那時候，
青長長的草，
壯肥肥的馬，
人人快活入雲。
不幸，

不幸的一天到了，
千萬方公里的草原，
平靜變得不安寧。
從北到南，
從野兔河，
到四子部落旗。
相距二十年，
短短的時間，
有光榮的勝利，
有戰敗的酸辛！
一代又一代，
換來歷史的光榮，
是多少英雄的犧牲。

巴
龍：親親的戰士，

（遠處失散的馬在嘶鳴）

親親的戰士們！

不用在原野號陶呻吟。

巴龍
飛紅巾

：不用在原野號陶呻吟。

巴龍
飛紅巾
哈的盧

：不用在原野號陶呻吟。

相信我們，

那誰家失去的馬，

不是在向我們來投誠麼？

看，

天明時，

我們騎上戰馬，

掀起黑暗的幔帳，
向天野，
向太陽，
飛奔的馳聘。

巴龍：
飛紅巾：可是，

幸福的愉快，
潛匿着微笑的淚痕！

巴龍：呵！

哈哈（冷冷地笑）
巴音歌手，
夜晚冷風驟緊，
鬼吟般的刺骨。
要是有不可告人的心計，
須早安息！

等候天明。

飛紅巾：要天明不天明，

這淒涼的情境，

捉弄我傷心。

果真逃不了夜麼？

天涯何處予我們生存。

往事如春夢，

今朝呀！

淚如雨盈。

巴龍：夜夜深沉，

快快入睡，

早起看黎明。

（飛紅巾，巴龍，哈的盧三人進入廟內便和衣入睡了。）

（哈的盧翻了幾下，又坐起來。不久蹣着脚步，摸出廟門。在石階站了稍許，頃聽廟裏的動靜。不久他大胆地下了石階，大胆地往草深石亂的荒野去了。）

（哈的盧在一塊平靜的草地上，向四週注視良久，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個影子一閃，哈的盧冷驚了一跳，一忽兒又沒有什麼動靜。於是，他執着手槍直往影子的地方追去，原來那只是一塊直立的石頭。）

（哈的盧重新回到原地，從夾衣裏取出一件小東西埋在草地，用三塊石頭做了一個標記。）

（哈的盧做了這一個謎，而心滿意足地回到廟裏睡下，四肢用力地伸伸一下，便安然地酣睡了。）

（天，孜孜地浴着黎明。）

（飛紅巾三個人開始整理行裝，勒馬肚帶，檢查馬蹄，替馬匹備坐鞍，預備向遠途征發了。）

（正欲出發之際，巴龍突執槍對準哈的盧，要他說出所爲的陰謀。）

巴龍：站住，

巴音歌手，

昨晚夜深時，

你找尋什麼東西？

哈的盧：昨晚夜深時，

我……

巴龍：你用你的手，

插在草地的石碑下，

幹些什麼？

你在黑影的草場上，

驚駭什麼？

你從你的包裹，

摸出一張紙條，

做些什麼？

你用三塊小的石頭。

在碑前，

架些什麼？

年輕輕的巴音歌手。

（巴龍正欲開槍，急被飛紅巾阻止。）

飛紅巾：敬愛的巴龍，

你……

怎麼，

發瘋了。

那東邊的天際，
才剛剛浴着黎明，
而西邊還鑲着一條黑幔絨。
爲什麼，
爲什麼，
爲什麼拔出槍來？！

哈的盧，
快貼近我的身旁。

巴龍：（憤怒如火的吼聲）

呵！

無知的飛紅巾，

巴音的歌手是好細。

（摘下哈的盧身上的槍支與匕首）

飛紅巾：他不是，

他是年少的吹人人。

巴龍：飛紅巾，

爲什麼，

你不顧怨仇，

醉心妳的年少吹笙人。

二十年前的光榮，

妳能知道，

那千百萬方公里的草原，

那千百萬牧野的人羣，

多麼歡欣。

今天，

妳能想想麼？

人民疾苦的哀號，

弟兄們慘死的幽靈！

淪落的歌聲，

冷清的山叢，

能聽到多少隻馬蹄，馬玲。

飛紅巾，

迷離的飛紅巾，

難道，

妳肯亡却老英雄的亡靈，
血浸染的母親。

飛紅巾：仁慈的巴龍伯伯，

瞧瞧我眼角的淚痕！

匹亞亞朶母親，

英雄唐爾司令，

您們要我怎麼就怎麼。

巴龍：伴音的哈的盧

這時候，

在潔淨的早晨，

天空是沒有一點污跡，
有什麼話說。

昨夜，

你埋藏的陰謀？

去，去，

昨夜的陰謀拿出來。

哈的盧：敬仰的巴龍，

昨晚夜深時，

我……

巴龍：不知死活的，

佯裝什麼。

飛紅巾：啊！

巴龍，

巴龍。

昨晚夜深時，

像是夜鶯在啼喚，
哈的盧不能入睡，
痛悼慘亡的幽靈，
在漆黑原野上徘徊。

巴龍：飛紅巾，

妳甜蜜蜜熟睡了，
怎麼知道他在徘徊。

哈的盧：是的。

昨晚夜深時，
痛悼慘亡的幽靈，
我在徘徊。

夢裏，

我也在徘徊。

哈的盧：飛紅巾，
夢裏，

我也在徘徊。

飛紅巾：巴龍，

散失了弟兄，
你不傷心麼？

巴龍：哈的盧，

你去不去？

交出昨夜的密件。

哈的盧：我去。

我去。

飛紅巾：真的嗎？

哈的盧：真的，真的，真的，
罪惡的密件拿出來。

（巴龍監視哈的盧下）

飛紅巾 (瘋狂地)

教我講什麼！

昨夜那漆黑的天幕下，

真有比鴛鴦更凶惡麼？

真有比慘亡的幽靈更哀痛麼？

怎能想像美貌的少年，

會唱出一曲瘋狂的夜歌麼？

教我講什麼？

愛情能填滿仇恨麼？

仇恨會因愛情消滅麼？

恰巧我的幸福萌芽了，

恰巧我又領受了痛苦，

教我講什麼！

再多的希望也是幻想！

我只有稟承父母的遺志，

將曾經相戀過的歌，

與相戀的記憶忘掉！

讓我親手解押，

那曾經被相戀的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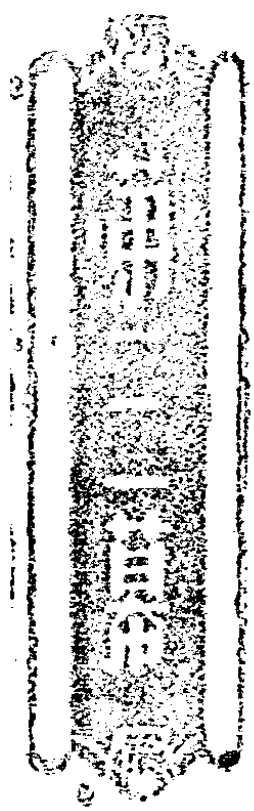
到先父的靈前，

到烏蘭不浪總部去，

請銀鬚的老者懲罰！

我只能這樣作了，

教我講什麼。



第一場——飲泣在野兔河。

野兔河西岸的一片豐美的大草原。這裡有成羣的帳幕。

初秋。

暮起：彩虹的落霞映着晶籃的天，將近傍晚了。

驕健的馬蹄聲。

遠處，傳來息牧的銅角聲。

飛紅巾，哈的盧，由遙遠的地方騎着馬來了。

近處是牧人們在吃喝着他們豐富的晚餐。

夕陽，草原上的微風。

老牧人：（愕然地望着飛紅巾，向她問安）「阿多」。

飛紅巾：「阿多」。

（飛紅巾的紅頭巾在落霞中閃映得更加殷紅。因為，這大草原上少見
着有這樣出色的裝扮。她的紅頭巾在草原上像對一切強暴險惡者都無

所顧忌似的。她的威風，引起牧人們感到奇異。）

（老牧人間安以後，其他的驍悍的男子也陸續站起來。女人們則半跪着膝部迎接。）

老牧人：飛紅巾，請在這兒歇夜，我們預備有三隻燒羊和十瓢乳酪。給兩位吃喝。
飛紅巾：謝謝。

老牧人：年輕的你們，這是全島圍察布盟老英雄唐爾的女兒，女英雄飛紅巾。

（全體嘩然，帶着無限的敬意。）

（他們手忙腳亂地，有的抬出一隻肥美的燒羊，提的提燉好的鮮乳酪。請兩位尊貴的客人入座。）

（一個青年牧人偷偷注視着哈的盧。）

青年一：你不是哈的盧嗎？

哈的盧：（不安的微笑）

青年一：（狂跳起來）噢，是哈的盧，巴音的歌手哪！

青年二：歡迎，歡迎，唱一曲巴音的情歌。

姑娘：要不，吹一吹胡笳。

哈的盧：（低頭不語）

（一個熱烈的情緒被沖淡了。）

老牧人：飛紅巾，他是你的什麼人呢？

飛紅巾：犯人，犯人，一個犯人！要押到烏蘭不浪去審判的。

青年一：犯人，他犯的是什麼罪呢？

飛紅巾：罪大得很，是我們全烏蘭察布盟的一個大犯人。

（牧人們不便再追問了，時當濛濛的暮從草原的四面流蕩過來的時候

。牧人們祇是低低的吟着「犯人」的聲音，不歡的心散去了。）

（夜，羣星和月亮像被雨沖洗後的那樣明淨，綴滿了柔美的無邊的天幕。）

哈的盧：（吹着淒惋的胡笳，徘徊地來去。）

（那些娘兒們的牧人，悄悄地從帳幕裏出來，在月下草叢中細細傾聽。月兒上昇了，夜露濃起來了，他們又悄悄地散去。）

繫紅巾：哈的盧，夜更涼啦！你看那些娘兒們都回去了，進去睡吧！

哈的盧：能讓我再坐一會吧！你來看看今夜的月亮多好，誰還知道明天晚上這個時候，我是不是還能活着，來在這月夜的底下，吹我的胡笳呢？（繼續吹着。）

繫紅巾：「厥奴」。——這是她那一條獒犬的名字。）

（厥奴在不遠處地方叫着。飛紅巾朝向那聲音的地方去了。）

哈的盧：野兔河靜靜的流，

你流得完盡頭麼，

你唱得我心憂。

你流得完盡頭麼，

你唱得我心憂。

（飛紅巾從厥奴那裏出來，然後摸出左右褲袋裏的手槍，找了一個距離哈的盧不遠的地方預備入睡了。）

飛紅巾：睡吧，明兒早點趕路。

哈的盧：飛紅巾，你忍心押着你最心痛的人送去給人家打死麼？唉唉！你縱算是決定了，你能允許我，在死前的今夜，將二十五年來天天響動在我心頭的歌子，儘情地再重唱一遍麼？

飛紅巾：廢話，廢話，看你鬼迷了心！

（哈的盧懊喪地把胡笳插進腰裏，無可奈何地進了帳幕。）

（飛紅巾監視他入了帳之後，便在相近的一個帳幕裏和衣躺下了。）

（夜，更深的夜。草虫的微吟，不安的馬蹄蹄聲！月亮探進帳幕，照在飛紅巾安祥的臉上。）

（哈的盧偷偷爬起來，離開了帳幕。）

（獒犬低聲地在向哈的盧咆哮。）

（哈的盧不敢再動了，便順着帳幕邊睡下。）

（一會，哈的盧又偷偷起來，却又被獒犬發覺了，發出幾聲更強的咆

哮。於是速步背向另一方位，但獒犬却又在另一方攔住了。哈的盧退回原處，獒犬聲止。）

（哈的盧這次並不爬起身來，單把身子順着向獒犬地方滾過去。）

哈的盧：厥奴，唉！你不知道麼？我是你主人飛紅巾最心痛的男子，我以新主人的身份愛戴過你半年多的日子！厥奴，我的好厥奴！從前你對我是又忠心又馴順，爲什麼今夜你却用這對兇惡的眼睛直瞪着我呢？……唉！厥奴，我今夜心裏很難過呢，你讓我到帳幕外邊去消散一下吧，好嗎？唉！厥奴，你跟着我也行！

（聲音漸漸啞。）

（哈的盧突然想起幕邊還剩着一塊未吃完的羶羊肉，他得意的取出那塊肉。）

哈的盧：厥奴，你餓了吧，吃啊！

（哈的盧乘着獒犬吞噬着羶羊肉的時候，便狠心地，想起生命總是要被毀滅的。壯着勇氣，疾速地跑到飛紅巾身旁去摘取她的槍隻。待槍隻得到手後，正欲拉開板機，不料，獒犬發覺了，厥奴咆哮起來。）

（哈的盧想到，在哈爾紅河畔，他就親眼看見過一個日本間諜和三個日本兵都是被厥奴一口咬斷喉嚨死去的！於是，乘着厥奴欲撲上跟前之際，矚目的對準厥奴幾響，厥奴立急應聲倒地。）

（飛紅巾突然霍跳起來，哈的盧急欲對準飛紅巾開槍，可是哈的盧的槍聲未響，飛紅巾的槍響了，子彈從他的耳根飛過。）

飛紅巾：舉起手來，你再動，再動就打死你！

（飛紅巾看看她那一隻父親遺留下來的忠義之犬，現在已躺進了血泊中。）

飛紅巾：我的厥奴呀！

我心愛的厥奴呀！

誰讓你躺進了血泊，

腥紅的血泊呀！

我看着你抽搐，

你不能看到我憤怒的烈火！

看着你死去，

爲我躺進了血泊，

心愛的厥奴啊！

（她突然憤怒起來，她悲痛，她充滿着可怖的殺性，擎着手槍，一步一步逼近哈的盧的面前。）

（哈的盧懼怕的哭聲，跪在她膝前用手臂緊緊地抱着她的兩腿，把披垂着長髮的臉孔偎在她的腿彎，哀憐地求情。）

哈的盧：呵，

飛紅巾，

你忍心親手來殺哈的盧。

一個英雄，

殺一個可憐的歌人，

不是像一隻猛虎，

咬死一隻兔子麼！

哈的盧，

願在夜流的野兔河，

向我的英雄認錯。

你殺了哈的盧，

半年日夜的相愛，

誰再獻給你親吻。

• 暮 緩 落 •

第一場——生之戀歌。

沿着野兔河繼續向烏蘭不浪的一片草原。

粼粼的流水，稀疏的林木，遠遠的帳幕，塔形的古剎。

幕起：濃霧的早晨。

飛紅巾與哈的盧跨下兩匹矯健的棗紅馬。哈的盧心想着若再沿野兔河前進，那不是就完了嗎！哈的盧便故意跌在路上。

飛紅巾：哈的盧，騎快馬趕路。

哈的盧：我的馬跑累了，恐怕牠已經壞了腿！

飛紅巾：恐怕是你自己壞了心，跌壞了你的腿。

（馬的嘶鳴。）

飛紅巾：（怒吼着）

哈的盧，
飛奔的馳聘。

你知道，

與你同行的是什麼人？

哈的盧：呵！

司令飛紅巾，

你是百獸之王，

我是一隻可憐的焦羊。

飛紅巾：羔羊，

羔羊，

騎上你的聚紅馬，

早過終須受審。

哈的盧：濛濛的早晨，

多有一分鐘停留，

不多一分鐘苟延的生命。

飛紅巾，

我生死的主人。

飛紅巾：你就算是我心愛的哈的盧，

巴音的歌人，

也不能饒你的死刑！

（求生的慾望，突然使哈的盧大胆的跪在地上。）

哈的盧：往日你我在翁滾山，

心與心相印。

那一夜，

月光像海樣迷人，

你和我共倚狼皮枕。

你給我這一隻紅寶鑽，

許下了鍾情。

（飛紅巾無論怎樣矛盾的心理交織着，終於被他的情感所動。）

（遠遠有雨的天空。）

飛紅巾：巴音的歌人，

往日我們似曾相愛。

緣何你親手殺了愛人的父親，

殺了心愛的厥奴，

又意圖來殺我。

哈的盧：心愛的人，

誰一生沒有過錯。

你知道，

我這年青，

願將往日的犯罪，

化作遙遠的愛情。

若果，

忍心親手押着我，

送到烏蘭不浪給人判處死刑。

就不如在你的馬下，

做一次光榮的殉情。

飛紅巾：愛情捉弄我，

心裏交織着矛盾。

哈納盧：飛紅巾，

要是你不顧情份，

你就親手把我殺死吧！

飛紅巾，

要是你顧念情份，

你就帶我逃到天邊。

飛紅巾：天邊。

哈納盧：遙遠的天邊，

這般我們遙遠的愛。

（遠處雨止，一條虹霓橫跨着天際。）

（飛紅巾默怨了哈的盧的罪過，與哈的盧相依爲命的遙望着五彩虹霓。）

飛紅巾：
哈的盧： 艷麗的彩虹呵！

像一束雨後的花朶。

青蔥的草原，

是一條綠曼絨，

一張愛情的地氈。

哈的盧： 這彩虹，

祇有飛紅巾的嬌艷，

才比得上它的嬌態。

飛紅巾：可是，

沒有巴音歌手，

艷麗的彩虹便是一團團烏烟。

哈的盧
飛紅巾：記憶否？

月夜照在翁漢山，

在一堆熊熊的篝火面前，

我們共同起舞，

共同盡歡。

那一夜，

在月夜的五加河，

你我共倚狼皮枕。

哈的盧：妳給我一隻寶鑽，

許下了鍾情。

飛紅巾：你也曾獻給我親吻，
留下最深意的愛情。

哈的盧：妙曼的烏蘭花，
飛紅巾：

稀疏的林木，

那羣鷗似的帳幕，

襯出古剎的塔形。

天上人間，

最痛切的情恨，

也就是最溫愛的愛。

（虹被吞沒了，遠處的天際所隱約着的山脈，像露齒的山峯。天空突然蓋上了一個嚴竣得可怕的臉孔。）

（這麼一來，飛紅巾突然受山峯刺激，想起老英雄唐爾在大青山草叢

一帶的汗馬生活。父親被仇人殺害了，現在又居然帶着殺父的仇人一道遠逃。）

（飛紅巾瘋狂般的，疾呼着哈的盧，現在她已決定了要帶哈的盧到烏蘭不浪去。）

飛紅巾：哈的盧，

你看，

虹怎麼被天際吞沒了？

那露齒的山峯，

那條條馬蹄走過的山徑，

那飲馬的小山溪，

那奔馳在草原上的汗馬生活，

那千辛萬苦的征戰，

那千百萬被剝奪了自由的人羣，

那無數驕健的馬匹。

那我所心愛的厥奴呀！

那些忠勇的弟兄，

以及父母的亡靈！

啊！

哈的盧。

賊徒！

跟我往西走。

（哈的盧雙臂緊緊地抱着飛紅巾的腿，作最後的哀求。）

（飛紅巾暴戾地踩着哈的盧，從腰圍解下一根牛筋，抽鞭着。）

哈的盧：飛紅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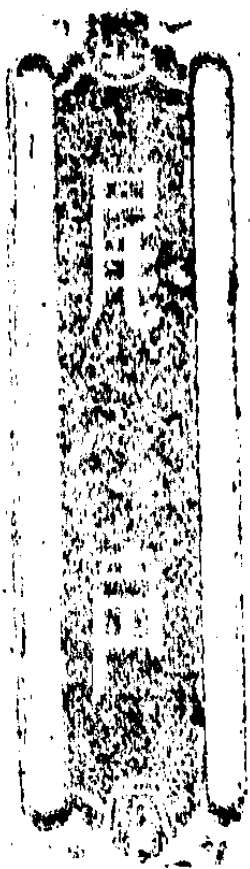
請允我！

這最後的求情。

飛紅巾：滾！

（音樂的巨響隨「滾」聲急停，燈光忽滅，天幕上只現出了飛紅巾巨大的身影。）

• 幕急落，樂止 •



· 罪惡的懲罰 ·

烏蘭不浪之夜。

地點與序幕同，惟天空綴滿了星子。

接近地平線的天空，像是一片紅雲。

幕起：那一位身材魁梧的蓄着垂及胸部的五綵銀鬚的老者，站在神階的最高處。強烈的火炬照在老者的四週。巴龍昂然不動的神氣，站在神階中央，令人肅目起敬。

哈的盧在未啓幕前即被判決了，倒在神階的最低處。在他身旁四週籠罩着悽迷的光影。那幾位執刑的人，一個提起血腥的戎刀，一個提起哈的盧的頭顱。

飛紅巾凝眸的神色，跪在老者的跟前，像有所思戀的垂着頭。而她的紅頭巾却顯得更光亮。

這強烈的火炬，驚起了一大羣蝙蝠，撲撲在高簷和殿角間。好像祖祖孫孫安居幾百代的古神宮，今夜突然變得可怕了。

奉 來：巴龍，

我們草原上的英雄。

今晚是勝利的夜祭，

阿卜頓草原，

靜靜的野兔河，

圖克里，

那博圖，

哈爾紅河。

讓所有曾經留過光榮的足跡，

齊唱我們蒙古人所唱過的蒙古牧歌，

齊唱我們蒙古人所唱過的蒙古牧歌。

伊嗚啊！

伊嗚啊！

（老者激烈地抖着五綵銀鬚，將龍檀木杖沉重地敲着神階。以草原上

男子所特有的一種宏亮的聲音吼着。

老 者：（激憤的誦着）

巴龍，

以及我們共生死的英雄。

飛紅巾已扣動了板機，

投槍哈的盧，

在我們這劫運的日子，

祇有這樣告慰死者了，

只要你們是烏蘭察布盟的衆生，

不必過份的去追究往事。

哈的盧既死去了，

而且飛紅巾也取回了紅寶鑽，

未來的草原，

我們仍舊將崇高的榮冠給與衆生。

飛紅巾爲了一次迷網的愛情，

忘掉了父母的仇恨，

忘掉草原上自由和平。

以致一百零三位弟兄，

慘遭無辜犧牲！

緣何光榮的歷史上，

留下這點點污濁的跡印。

飛紅巾還不如一隻忠義的獒犬，

上天，

英靈，

這該怎樣的責罰她，

使輝煌的古老神宮更寧遠。

（飛紅巾被這一次嚴責之後，戚容滿面。有了這一段深不可拔的罪過，她央求能饒恕那將不可預卜的命運。）

飛紅巾，威召的老人，

請收斂您的憤責罷。

恕年幼的我，

撞動了這場可恥的災禍。

惹起了大蝙蝠，

將古神宮的莊嚴，

掀攪着的風波。

央求你們，

莫讓我喚引回憶，

重將生命燃燒成烈火。

草原的風和，

別眷戀我，

倘使嫋嫋的音澈，

聽憑你如何吹過。

千萬里地，
千百個部落，
我跟從強悍者，
在馬後追蹤；
越過所有的罪惡，
向自由幸願的邊沿捉摸。

（飛紅巾捧着哈的盧的頭顱，走向階前跪下。）

生之夜歌，
我僅有這低弱的聲音，
虔誠懺悔。
在古神階前，
求賜予我，
尤將敵人頭顱！

獻祭父母的墳墓。

老巴察

耆龍衆

夜祭之歌

夜祭之歌，

迸出胸中的熱火，

燒灼枯竭的罪惡。

凡愛好自由的人，

盡情歡樂。

在無邊際的草原上，

在無盡燭的大沙漠，

在崎嶇的山巒，

在遼闊的池沼，

在神階前，

烏蘭察布盟旗幟下，

祭上敵人的頭顱。

齊歌頌我們蒙古人的自由，幸福，快樂。

齊歌頌我們蒙古人的自由，幸福，快樂。

伊嗚啊！

伊嗚啊！

• 幕 落 •

後記

在這個暮寒的芙蓉嬌，已經是足足度過四個嚴冬了。若果讓我去重溫舊夢吧，我想那祇會挑起更多的痛苦。擺在眼前的希望，像迷網的霧一樣，朦朧的罩着我，鬱悶的心鎖着我。懷着一願最綺麗的夢，也不過是像一個輕氣球受到極大的空氣的壓力，忽然破了！破了，在生命最寶貴的路上，便永遠留下哀嘆的痕跡。然而，依舊在死無追悔的陽光下，冒着前行。那還不是想在人生的空虛與寂寞裏面，去尋盡那些值得重溫的多感的夢。

記得民國三十年的春天，已記不起的那天日子的上午。我們曾有一羣對歌劇抱着絕大興趣的朋友，在中蘇文化協會的茶室內舉行了一次會議。那一批朋友中間，以致至今尚還抱着那一個幻夢的；如像光耀，傑子，傑子，賽，孚祥，振堃，述義……等，事隔五年了，我們還癡心於這樁偉大的事業。

這裏，我並不想說出自己的論點。假如中國新的歌劇真是有它絢爛的光輝前途，至少這偉大的業績，一定需要多數人去努力開拓。自然，建立歌劇的基礎，必須先有一個理論的體系作為根據。我自己所寫過一些這方面的文章，散見各刊物。但在動盪的時代

中間，氣壓是這麼低，生活是這麼艱辛，不會引人注意的；也在意料中。

我久想寫一部較易演出的歌劇，自然是希冀將理論用實際的演出去多次的考驗。三十年夏天我初寫過歌劇「嘉陵江上」。是寫礦工的悲劇，以及盤據深山的草莽英雄。可惜寫得太傳奇了些。三十一年奇寒凜冽風雪的冬天，我到過大巴山，我涉足過那漢水的發源地，我經過那拔海一萬尺以上荒涼的山崗，從無人煙的山腰間穿過峭壁的懸崖。當時我會憶起高蘭在劇院時想寫「齊齊哈爾風雪」的那個劇本。三十二年的初夏，在磐溪藝專與常任俠師同宿的幾夜中，我們想寫「國父」。全劇結構已成，只是，不久我離開了重慶。三十三年夏天，找吳曉邦夫婦，王雲階和光耀。璩子那時也被邀來蓉玩。他們來了，幾次都想寫，而幾次也未寫成。璩子屢次要我寫個劇本給她演，那時我還同她談過寫成一部歌劇「勝利之歌」。她很高興，曉邦師也時時鼓勵我。後來，他們先後走了，始終一字未寫。而光耀幾乎天天來信催劇本寄去譜曲。不久，沙梅來蓉談起「紅梅開」，而且同他看了幾次川戲，就在這時候蔡紹序說他喜歡伍子胥渡蘆花道昭關的故事。在那一個暑假，便寫完了一「伍子胥」的二幕歌劇。去年，許多朋友提起音學院有人改編「烏蘭不浪的夜祭」，他們說最好我寫，演出較為容易。跟着他們寄來了一本「文藝陣地」，上面便載有碧野的那一篇小說。同時自己又找到一本曹靖華譯的拉甫涅列夫的

「第四十一」作爲參考。六月五日至六月十五日草成二萬多字的一個大綱。在楊邨人的生日那天，我第一個給他唸了，並講給他預備如何去寫成這個故事。當時，我曾經排好了一個較理想的Cast：姜瑛飾朱紅巾，朱崇懋與鄧述義飾哈的盧，敖學祺飾格魯奇，劉振瑩和汪儉飾巴龍，薛傳懿飾老者，何克飾匹亞亞朵。由吳曉邦導演，由趙光耀，王雲階作曲，由陳鴻設計舞台裝置與服飾。樂隊方面，黎澍荃，朱崇志以及牟祥，樂文……等都承認只要我來幹，他們決定來幫忙演出。而且既排定的這些角色，沒有一個朋友不是興奮的。他們時時來信，天天來信，我很快的動手寫，很快的寫成了。愉快給我帶來了希望，我興奮得每個細胞都在戰慄。而雲階尙在肺病的危險期中，還拿着我的劇本用一支紅色的鉛筆在畫記號。人生能有這樣的激情，那真是充沛着生命的不少活力。在我們這癡心作夢的人，似乎給帶來了些許的陽光，異常地覺得更加溫暖。

我在落筆之前，曾仔細考慮到它的形式問題。究竟該採用意大利的大歌劇那樣的型式呢？抑或採用話劇界所謂的插曲呢？前者是音樂家所喜歡的，後者是戲劇家所喜歡的。當時，並沒有受這些牽制，我照自己的計劃寫了。它既不是音樂家所喜歡的，也不是戲劇家所喜歡的。唯一能夠喜歡它的，那恐怕祇是我們這一羣癡心於歌劇的人了。所以「在「夜祭」的寫作過程，我可以說不是寫的詩，不是寫的話劇台本，我寫的是一歌劇

的」(Operatic)，歌劇就是歌劇。

一年以後的今天，全劇的樂曲才在搖筆，但什麼時後能寫成，却不能由我的如人所願。祇好先將這個不成器的東西印出來，誠懇接受批評家善意的指示。

過着米珠薪桂的日子，累了我的朋友齟齬不少地方。沒有他的培植，這不成器的東西還不會與大家見面的。

記於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暮風雨樓

五九	五九	五七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四七	四六	四五
六	一	十五	十二	十二	二	二	一	十三	七	七
三	十一	七	三五	二	五	五	十九	十一	二	二
亡	玲	人	仲	而	頃	滯	精	越	影	影
忘	鈴	笳	挺	便	傾	聘	禮	輪	樂	樂

附記：本書第二七頁，爲第一幕尾。第二幕係從第二八頁起。此次

出版草率，錯誤甚多，謹希讀者鑒諒，於再版中一一改正。

七九	七七	七七	七七	七二	七二	六八	六六	六五	五九
七	九	八	二	十二	九	八	十二	四	十三
一	五	八	五	一	十七	九	二	十二	六
綠	惹	焦	聘	柏	愈	翠	提	籃	香
綠	羨	羨	聘	格	節	籍	有	慶	裝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 祭 夜 ·

著 作 者 王 餘

出 版 者 戲 劇 文 學 出 版 社

發 行 人 魏 良 淦

發 行 所 戲 劇 文 學 出 版 社

總 社：成都會府西街八十號

蓉 社：成都祠堂街孝天大樓

三〇五號

渝 社：重慶建設路五號

滬 社：上海四馬路中

定 價：每 冊 國 幣 貳 仟 元

外 埠 酌 加 運 費 匯 費

編 號：DL.Accol

一 九 四 七 年 二 月 零 初 版 二 〇 〇 〇 冊

#52
10/10/52

